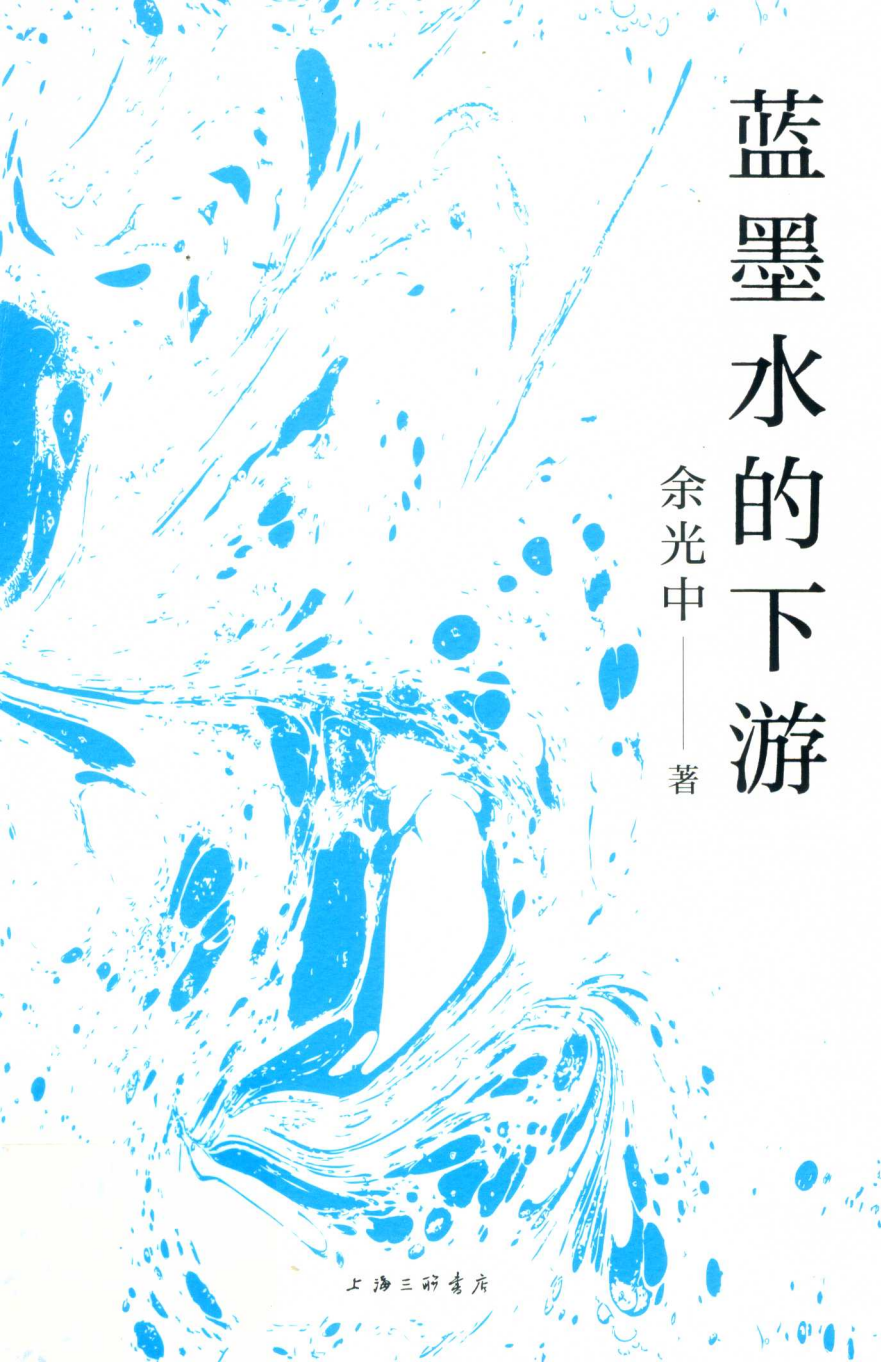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蓝墨水下游

余光中——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蓝墨水的下游

余光中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墨水的下游 / 余光中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3

ISBN 978-7-5426-6576-8

I. ①蓝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6254号

蓝墨水的下游

著 者 / 余光中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丁敏翔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工坊 | 阿 龙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李美玲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127千字

印 张 / 7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576-8 / I·1479

定 价 / 4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9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授权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目 录

蓝墨水的下游	001
--------	-----

——为“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”而作

散文的知性与感性	007
----------	-----

——为苏州大学“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”而作

作者，学者，译者	023
----------	-----

——“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”主题演说

缪思未亡	038
------	-----

——“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”主题演说

论的的不休	060
-------	-----

——中文大学“翻译学术会议”主题演说

此生定向江湖老？	083
----------	-----

——序邵玉铭文集《漂泊——中国人的新名字》

断然截稿	091
——序梅新遗著《履历表》	
蟹酒居主饕饕客	102
——序庄因文集《飘泊的云》	
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	110
——为“第二届香港文学节”而作	
龚自珍与雪莱	124
后 记	229

蓝墨水的下游

——为“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”而作

自古以来，海洋并非我国文学的重要主题。尽管徐福探东海、郑和下西洋，这些传说与历史无人不知，中国文学的墨水里面却少海蓝。相反地，苏武牧于北海，张骞通于西域，却在诗文里留下不少白雪、黄沙。虽然如此，对海洋的向往仍是不绝的。孔子叹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庄子也夸夸海话，说什么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怒而飞，海运徙于南冥。

传说又一直认为，东海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神山，其状如壶，又称为三壶山。真是令人神往得很，可惜谁也没有去过。不过四十年来，尤其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倒真有人发现了三神山，名字却改成了台湾、

香港、澳门。十年以前，有一些香港作家曾经幻想，或可移民澎湖。不由人不联想到谐音的“蓬壶”，蓬莱的别名。

南方，一向是我国贬官遣囚之地，从屈原、贾谊、柳宗元、韩愈到苏轼，把文人一直贬到岭南、海南。抗战期间，蔡元培、许地山、萧红，死于香港，郁达夫死于苏门答腊，更往南了。长寿的耆宿，如胡适、黎烈文、梁实秋、台静农等，后来相继逝于台湾。今日华文作家生存的空间，向南，早已遍及南洋，甚至远达纽、澳，向东、向西，更及于欧美。海外各地的杰出作家总加起来，其分量未必比大陆轻出许多。而这四十年里，文学在大陆陷入低潮或濒于停顿，也为时不短。蓝墨水的上游虽在汨罗江，但其下游却有多股出海。然则所谓中原与边缘，主流与支流，其意义也似乎应重加体认了。

希腊只是欧洲南端的一个小半岛，但其文化却成为欧洲文化的源头与主力。就这半岛而言，又有不少大诗人来自外岛，例如：史诗宗匠荷马生于凯奥斯（Chios），抒情诗名家沙浮（Sappho）长居列司波斯（Lesbos），田园诗鼻祖萧克利特斯更远在西西里。

英国孤悬欧洲西北，为一岛国，然而文学之盛不输他国，莎士比亚的影响更笼罩全欧。到了浪漫时期，

拜伦对欧陆的影响也无远弗届。爱尔兰又在英国之西，其为英国之边陲，正如英国为欧洲之边陲，然而文学之盛不但可以入主英国，更进而撼及全欧：史威夫特（Johnathan Swift）、萧伯纳、王尔德、叶慈（Yeats）、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、贝凯特（Samuel Beckett）等等都是佳例；萧伯纳与王尔德甚至领袖伦敦剧界，而叶慈更入主英国诗坛。同样地，拉丁美洲承西班牙之余绪，却开拓了南半球的天地，在文学上的光芒，甚至凌驾祖国。

我们只听人说文化，而不说武化，乃因文能化人。所以文化深入而持久，但是武功不能。蒙古入主中原，但是阿鲁赤之子萨都刺却成了汉诗名家；满洲征服华夏，但是正黄旗的纳兰性德却成了汉词后秀，凄婉直追南唐二主。正说明了文化可以超越武功，凌乎政治。到了现代，新文学的名家老舍原是旗人，萧乾原是蒙古族人，但是自然而然都成为中国作家，用所谓汉语写作。若说这是出于强势文化或强势语言的压迫，恐怕是说不通的，因为孙中山、蒋介石，甚至毛泽东、邓小平的乡音，都不是普通话。

语言当初或有约定，但俗成之后就成了自然之势，沟通之门，不必也不易更改了。但是要能俗成，也必有其条件，那就是能与文字妥善结合，便于处理当代

思想，新知近事，甚至已经创造了可观的文学作品：这才是真正的“强势”，而不仅靠政治力量。也正因如此，在流行粤语而英国政府不置可否的香港，绝大部分作家使用的不是粤语，而是汉语；在新加坡，闽、粤二裔的华人也是用普通话的华文写作，而非乡音。

文学的流传有赖语言，语言的使用愈普及，发展愈成熟，历史愈悠久，它所流传的文学当然也更受惠。萨都刺、纳兰性德用汉文写作，等于吸收了汉文深长的传统与表达的力量，而得以拥有今日十亿以上的“潜在读者”。这到底是汉文的“侵略”还是“被利用”，实在难说。同样地，英国虽已撤离印度，今日印度的小说大家，包括鲁西迪（Rushdie），却有不少是用英文写作，进而享誉于英语世界。爱尔兰的作家以英文写作成功，甚且入主英国文坛，乃是乘势借力，应该视为爱尔兰的扩大，而非英国的入侵。英文因发展与流通而旺盛，爱尔兰文却因长久的孤立而日局。萧伯纳与王尔德如果坚持用古老的盖尔文（Gaelic）写剧本，就算写出来了，恐怕观众与读者都会锐减。

这真是十分微妙的事情：边缘的作家可以影响，甚至率先中原，但同时也接受了中原的语言、文化。其间的得失，恐非单纯的沙文主义或爱乡情怀所能计算。

英国诗人邓约翰（John Donne）在一六二三年所写的证道词里说：“没有人是一个岛，自给自足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，整体的一片段。如果一片土被海浪冲走，则欧洲的损失，正如冲走了一角海岬，冲走了你朋友的田庄或是你自己的田庄。不论谁死了，我都受损，因为我和人类息息相关。所以不要派人去问，丧钟为谁而敲。丧钟为你而敲。”

三百多年前的这一段话，真像是为今日的欧洲共同体而说。但是相似的话，九百年前中国的诗人早说过了。《苏海识余》卷四记苏轼在海南岛的儋耳，自书云：“吾始至南海，环视天水无际，凄然伤之曰：何时得出此岛耶？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积水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国在少海之中，有生孰不在岛者？覆盆水于地，芥浮于水，蚁附于芥，茫然不知所济。少焉水涸，蚁即径去，见其类，出涕曰：几不复与子相见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？念此可以一笑。”

中西两大诗人的警世之言，都是在海岛上说的。邓约翰生在岛上，苏东坡则是谪居岛上。两人都要打破岛的局限，不同的是：邓约翰要归属于大陆，而苏东坡则把大陆也看成一个岛。邓约翰倒颇有儒家气象，苏东坡则坦然有道家胸怀。不论是闭岛拒陆，或是坐陆凌岛的单向心灵，都不妨细味这两段话。岛，原来

只是客观的地理局限，如果再加上主观的心理闭塞，便是双重的自囚了。但是反过来，大陆原是宽阔的空间，但是如果因自大而自闭，也会变成一个小岛，用偏见、浅见之海将自己隔绝在世外。

—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

散文的知性与感性

——为苏州大学“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”而作

一

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，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，理念与情感为对立，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。所谓知性，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。知识是静态的，被动的，见解却高一层。见解动于内，是思考，形于外，是议论。议论要有层次，有波澜，有文采，才能纵横生风。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，毕竟不宜长篇大论，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。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，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。说也奇怪，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，才成其为“理趣”。

至于感性，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；如果

在写景、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，如历其事，这作品就称得上“感性十足”，也就是富于“临场感”（sense of immediacy）。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，叙事生动，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，只要再能因景生情，随事起感，抒情便能奏功。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得到，因为写景若要出色，得有点诗人的本领，叙事若要生动，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，而进一步若要抒情，则更须诗人之笔。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，还得善于捕捉意象，安排声调。

另一方面，知性的散文，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，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，形象生动，加上文字整洁，条理分明，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，仍然有其感性，能够感人，甚至成为美文。且以王安石的《读孟尝君传》为例：

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，以脱于虎豹之秦。嗟乎！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岂足以言得士？不然，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？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

短短九十个字，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，却一波三折，层层逼进，而气势流畅，议论纵横，更善用五个“士”和三个“鸡鸣狗盗”形成对照，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，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，却富于动人的感性。在美感的满足上，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。足见一篇文章，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，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，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，不让美文的名作“专美”。

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。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，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：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、声调、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。也就是说，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、叙事、抒情的散文，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。

二

纯感性的散文可称美文，除了文体有别之外，简直就是诗了。六朝的骈俪文章，尤其像江淹的《恨赋》《别赋》之类，正是纯感性的美文。但是中国文化毕竟悠久，就连这样的美文也不脱历史的背景。若求其更纯，或可向小品之中去寻找。齐梁间文人的小简，在

清丽的对仗之下，每有此种短篇佳制。刘潜《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》便是美丽的样品：

丽兼桃象，周洽昏明，便觉夏室已寒，
冬裘可袞；虽九日煎沙，香粉犹弃，三旬沸
海，团扇可捐。

寥寥三十五字，焦点只集中在一个感性上：收到的桃枝簟与象牙簟触肌生凉，虽在三伏盛暑，亦无须敷粉挥扇。相对于这种纯感情的散文，韩愈的不少议论文章，例如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师说》《讳辩》，讨论的都是抽象的理念，可谓之纯知性的散文。不过，正如法国作家毕丰（Buffon）所言：“风格即人格。”在一切文体之中，散文是最亲切、最平实、最透明的言谈，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，绝尘而去，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，穿上事件的隐身衣。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，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，伪装不得。

散文常有议论文、描写文、叙事文、抒情文之分；准此，则其第一类应是知性散文，其余似乎就是感性散文了。其实，如此分类，不过便于讨论而已。究其真相，往往发现散文的名作，在这些功用之间，只是

有所偏重，而非断然可分。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，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，不以理绝情，亦不以情蔽理，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，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。也因此，知性散文之中，往往有出色的感性片段；反之，在感性散文里，也每有知性的片段令人难忘。例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本质当然是知性的，可是读者印象最深的，却是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以后的一段。那一段究竟算是知性还是感性，固难断言，可是到了篇末这几句，高潮涌起，感慨多于析理，则显然是感性的：

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，惧乎时之过已。
而人多不强力，贫贱则慑于饥寒，富贵则流
于逸乐，遂营目前之务，而遗千载之功：日
月逝于上，体貌衰于下，忽然与万物迁化，
斯志士之大痛也。

同样地，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对于叛将晓之以义，动之以情，戒之以史，大致上是一篇知性文章，但其传世之句，却是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最富感性的这一段。反之，《前赤壁赋》原为感性抒情之作，但是苏子答客的一段，就地取材，